



糠，古今有之，豈獨許生一人耳！孩兒亦只聽之而已。」居夫人聽了，不覺垂淚。

居行簡亦頓足道：「此言近似有理，教我一時怎想得到如此。如今快著人趕回，完此姻緣。來公子雖然憨呆，又豈肯將妹子與許生作妾之理！」說罷，即欲遣人。

小姐忙止住道：「父親，母親不必為孩兒憂心愁苦，孩兒籌之熟矣。為今之計，父親只須如此，這般，孩兒亦須這般，如此，一則遂了來吏部始初擇婿之心，以待乘龍。二則使許生合鵞驚訝，如夢方覺，才知籠絡英雄，入我彀中矣！」

居行簡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孩兒愈想愈奇，百弄百巧，使許生占盡風流，能不知感！」居夫人也聽得喜歡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這松江知府，姓滕，名必顯，科甲出身，蒞位松江，治政有才清廉，遠近百姓敬服。這日迎接了上司，回到衙中，正欲歇息。不期被來公子坐在府中，訴說被居鄉宦倚勢受他凌辱，劫奪了脫逃賴親的許繡虎，如今要在你身上，立拿居鄉宦出氣。知府見他言語憨呆，只得含笑說道：「仁兄受辱，小弟自當效力。」說罷，起身送出，即吩咐衙役將來公子貼身得力的家人拘來見我。衙役去不多時，將來家人拘到。

知府喚入後堂，細細問明要與許繡虎結親不遂的緣故。然後打轎來拜居行簡。居行簡迎接到廳，賓主禮畢，坐定，說道：「治生衰朽，不出戶庭，當事者每每見諒，是以無奔走趨迎之苦。今日不知老公祖何事降臨？以光蓬華。」

知府打一拱，說道：「晚生蒞任貴邑，徭役重繁，日無寧刻。然素仰之心，渴欲一見，絕不可得。今乃遽爾登堂，驚動高賢，誠然有罪。但今日之來，不謂無因。只緣來塚宰有位小姐，四德俱全，素稱淑媛，才貌無匹，極為來塚宰公鍾愛，留心擇婿久矣。偌大長安無一可兒。春間放假回裡，不意本地有一許生名繡虎者，其人相貌堪為塚宰公甚為羨慕，托人執斧，以求兩姓之好，不意許生堅持不從。塚宰公假滿還京，而來公子體塚宰公擇婿之心，又為令妹愆期，遂從權邀致。又不期許生堅執，百折不回，潛走雲間以作明河之隔。孰意有人報知公子，公子竟自訪尋，必得完姻為快足。又慮雲間地廣民稠，難於相值，來見晚生，絕不明言其所以然，只含糊要人，只得差役四下訪尋，竟無影響。卻於昨日，為來公子路遇許生，喜出望外，意欲要劫而歸。不意許生藏伏有人，一呼而起，擁護而去。來公子以到手之許生，忽被搶劫，心實不甘。遂造晚生公堂，稱說劫許生者，乃老先生指令童僕作崑崙之盜紅綃，必要晚生還他繡虎。因想老先生既解許生之圍，必知許生來去，望乞示知，庶使晚生以復來公子。」

居行簡聽完，微笑說道：「原來老公祖為許生而來。只可笑來公子不識大義，不察事宜，而欲以姻親強逼。老公祖有所不知，無足怪也！這許生之父親與治生雖有南浙之分，卻有年家之誼。當日許年兄在日，知治生有一小女，自幼許結為婚。許年兄棄世之後，這許生家業漸凋，但志有在，怎肯貪來年兄之富貴，而棄我退位之弱息。故此苦苦推辭，致觸公子之怒。幸而躲避於此，治生又豈敢負盟，留於甥室。不意昨日來許相遇於途中，來公子恃強劫奪，治生又焉肯以東牀之客為階下之囚耶？因囑童僕逐散方免，將許生攙扶而歸。小婿屢受其辱，自思在治生處，終久不能護庇。小婿之叔現在掌科，或可護持，故此今夜掛帆而去。只此真情，乞老公祖轉達來公子，以釋此念罷。」

知府聽了，忙謝罪道：「晚生實不知許繡虎是老先生之坦腹。就是來塚宰父子，亦不知有此一段姻親。只消說明，自當別擇。」說罷，起身告辭。居行簡留住，有事相托。只不知所托何事？有分教：

燕燕于飛，雙集其羽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